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至三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吳晉爭盟表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撓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為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啓門庭之寇其實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横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

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為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曰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黄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與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黄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黄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黄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内有吳釁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曰

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熄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當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修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名吳而反

為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丘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為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

唐興嘗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頡利中興嘗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日後秦雖搆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黄其利害豈不較然著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有考焉輯春秋吳晉爭盟表第二十九

成七年正月	成八年冬十	成九年公會	成十五年冬	襄三年六月

吳伐郯　左傳吳伐郯郯成季氏廉曰此吳壽夢之二年也蓋自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以其事吳故　案此時吳晉未通故郯與吳成兩晉伐之此為爭盟之始明年即謀會吳十五年鍾離遂率諸侯往會之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案去年晉與吳爭郯此年即謀會吳蓋晉知楚患之方棘不欲更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　左傳始通吳也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趙氏鵬飛曰于時吳楚兩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欲通吳好將合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

吳晉爲一家不復爭鄭矣追後楚患息而吳日益强横遂爭長黄池此時徵吳晉亦不能伯必以通吳爲召禍者皆膚末之見也

仇吳以益其敵也而吳更驕蹇不至至十五年復親往會之不闔吳之來會故書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蠻夷辱也至襄五年戚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聽諸侯之好且受命戍陳晉仲縮惟我駈遣吳

熾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李氏廉曰吳之見經始于鄭之伐盛于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于蒲之欲會成于鍾離之往會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黄池之會責晉之闔門延盜此迂論也

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朱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案此晉悼公即位之三年始謀通吳以制楚也成九年于蒲欲會吳吳人不至此年復不至吳恃強大未易役使也而

如屬國非復前日景象矣是故非用吳不能制楚非悼公亦不能用吳

結吳抗楚後來楚患稍息此舉實爲有功較之齊桓合江黄以伐楚而卒至江黄見滅者其勝自百倍後來黄池爭長此自晉實不競召陵之會范獻子貪貨而卒辭蔡侯以破楚之大功讓之吳以致諸侯翕然

悼公能自強不專恃吳吳卒聽命不然徒卑屈以求之其不爲王黼童貫者幾希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襄十年春公會諸侯會吳于柤左傳會吳子壽夢也杜注柤楚地卓氏爾康曰

從吳耳不責其後日之委弱而反以通吳為晉咎此所謂懲羹而吹齏也

襄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老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季氏廉曰春秋之末臣與

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師期棄成九年于蒲而吳人不至吳不聞有辭來辭且避至十五年而不來聽命待諸侯之往會于鍾離其倔強可知至此

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會吳且命戍陳也杜氏預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棄晉合十四國為此會吳以強大而居于末座僅先屬魯之鄫人耳且受戍陳之命如屬吏

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于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之右臂斷不取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據其後是後蕭魚之會辛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之力也張氏溥曰荊楚地大人悍專與伯爭能敵之者齊秦

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李氏廉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復于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棄是時吳伐楚喪故范宣于執此為罪

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晉不得不任其責也棄自向之會范宣子退吳人之後吳屏處蠻夷不與中國之盟會至此已七十年矣哀公懦弱乃乘晉楚俱衰齊景復死中國無伯復諂事吳國以周公之後

不會敗然不安先期辭釋至秋即躬來赴會且受命走戍陳之役非吳之前倨後恭以晉悼能自彊故耳

然晉悼具有降龍伏虎手段故曰後會于向吳告敗于晉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益能用吳而不為吳用也後世有受屬夷之欺附反為之興師捍患勞民費財兵連禍結而不可解者殆未闔此道也夫

晉三大國而已而齊國亂君弱秦以殽戰憊晉反與楚合獨吳肘腋之下盛氣方厲晉一通吳吳益致銳于楚師不出則擾其旁師出則畏其後楚議其偪無暇與晉較晉始得從容收宋陳伐秦鄭坐享偪功是

以退吳人益能用之亦能退之藉吳之力而仍不為吳用最得制馭外夷之道後來魯哀卑事強吳使臣會之親往會之致吳責百牢徵師伐齊如同縣鄙故闔門延盜宜責魯而不宜責晉晉之通吳以制楚此

而甘屈外夷為中夏倡黃池爭長非魯之咎而誰咎哉

哀七年夏公

哀十年公會

哀十一年公

故晉三會吳專以楚故非得已也三駕絕不用吳師而楚師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

哀十二年夏

以毒攻毒出于不得已且楚患去而仍能退吳之毒所謂無病安用藥元氣一毫無損也魯之通吳以求媚可已而不已此如服毒自斃耳統觀前後經傳情勢瞭然見矣

哀十三年夏

會吳于鄫

左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

吳伐齊

案左傳哀八年齊侯陽生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是年秋送季姬以歸嬖歸讙及闡九年春吳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是年冬使來儆師伐

會吳伐齊

案左傳哀十年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是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至是復會吳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及某其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歸國子之元寘之新

五月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案左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尋盟子貢對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止吳徵會于衛衛侯會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趙氏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于經者緣吳晉敵禮而魯如今

吳云云吳人弗聽景伯曰吳棄天而背本不與必致疾于我乃與之反自鄙以吳為無能為也
高氏閌曰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
家氏鉉翁曰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

齊而魯與師會伐夫吳豺狼也齊魯世好且新為甥舅吳本欲偕齊伐魯及齊辭師而遂舍怒伐齊魯不念齊之德而反致毒于齊不念甥舅之好而就豺狼之命致齊弒君以說魯之為魯亦可知矣

遂襲之以主總實書于其上據此則公之此衆信有功矣然齊以辭師于吳致吳來伐魯反助吳伐齊至十年秋復結謀再舉則齊之先期伐魯宜也魯嘗不自反助吳之亾謀覆齊之全師殲齊之上將偕強鄰

吳于鄭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人據此則夫差爭伯其咸靈已及魯宋衛三國矣且其先已得陳蔡幾幾如楚靈之比而晉之君臣付若不聞與聾啞無異黃池爭長實晉之痿弱有以致之也

賓主對舉酒自然單于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乎是而伯之義分明也寀辰陵于蜀于中非雖主盟而晉不與于宋于號楚雖先晉而未有王人來莅盟令黃池之會吳子為主晉定以奕世之伯魯哀以

以矜武功受蠻夷之命而結怨甥舅之邦魯可謂知恥也哉

周公之後肯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且天子使單平公儼然臨之曾不改正是為蠻夷加一敕印若令之新班憲綱宜然者是天下大變自晉楚爭盟以來未之有也故聖人特書晉侯及吳子儆示兩伯以志世

變之極諱單平公不書仍從先晉以存夷夏之防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齊晉爭盟表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晏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方之志而吳亦未遽

争衡于中國齊得于北時收名列辟得鄭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强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天下此如順風而呼何遠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鄟陵之盟信子猶之讒卒佚天討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于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既絶猶欲軋晉而求諸侯是却行而求前也卒之内不能正其家溺意嬖寵耽樂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間得

行簒弑數年之間遂移陳氏與晉爭彊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鄟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輯春秋齊晉爭盟表第三十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許氏翰曰齊衛之盟叛晉

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伯盟于鄟陵左傳謀納公也陳氏傅良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王氏錫爵曰此舉蓋景公假納公之大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伯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般會矣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家氏鉉翁曰于鹹于沙齊景圖伯之始事也是時天

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李氏廉曰是時晉楚皆衰弱而吳越之禍入未至于北方使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諸侯則桓公之功可復奈何包藏禍心曰

杜氏預曰結叛晉高氏閌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入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家氏鉉翁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于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之復伯也

義以為糾合之謀者也而卒不能納公則爭伯之業止于如此矣

王辟僭亂之以圖晉為事

難出居姑蕕乎

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于衛盟于沙皆之彊人從我非心悅而誠服也

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

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定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許氏翰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案齊景于昭二十六年始為鄟陵之盟謀納魯昭以

汪氏克寬曰此齊魯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伯矣

救范中行氏

家氏鉉翁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傳謂二會皆謀救范中行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

圖伯距其殁凡歷二十八年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一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秦晉交兵表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葢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葢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蔿邘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郟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溫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尚強秦葢知其力不能

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歸之以為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覬滅鄭而有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絰之師不出秦將包陝洛亘崤函其為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崤師一敗遯逃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為成秦史顆盟晉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分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

窺闗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為切膚之災于鄭成宻邇之勢夫楚争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陜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為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絶而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虢畧之地能為周西向以拒

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哉輯春秋秦晉

交兵表第三十一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惠公之入賂秦伯

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晉河東

經不書 案秦征晉河東不二年而即歸晉蓋秦

僖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歸晉公子重耳

經不書

僖二十五年秋秦人晉人伐鄀

經不書 案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巳巳秦從晉侯與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案秦自入春秋來未嘗與

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秦伯伐晉戰于韓獲晉侯用瑕呂飴甥計得歸秦于是征晉河東

案晉于春秋前滅韓即韓原之地獻公以僖五年滅虢所謂虢畧是也而秦穆

知晉兵力尚強河東之民不心服故借質子為名以歸之耳覦王以蘇忿生之田賜鄭而盟向背鄭歸王以晉文之兵力而陽樊之民猶不服則秦歸晉河東之故可知已

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夏四月丁巳取太叔于溫殺之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商密降秦師

案秦穆欲納王蓋欲東出以圖伯而晉辭秦師獨下

中國會盟征伐此年首從晉擁楚文公之力有以致之也是故非合秦不能勝楚而非文公亦不能用秦

以僖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號曰王城自是秦晉接壤王畿故地為兩國戰爭之場矣前此晉封太原為今山西太原縣而秦收餘地至岐亦僅有陝西鳳翔府之岐山縣耳兩國相距二千餘里虢鄭虞芮環

不欲秦得分其功甫賴秦之力而即抑秦使不得東向秦穆必不得志矣顧地實限隔于晉而重耳又梟雄料不能以兵力威之且前好已結不欲遽相圖乃借晉之力以伐鄀鄀近武關為楚之與國穆公之意

峙河之東西西周通洛陽為千里何服呼吸相應秦晉初非接界兵爭何由興是年秦征晉河東蒿即虢之故地桃林之塞在焉使終不歸晉晉且不得霸秦早虎視列國矣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三年

文二年春二

冬晉人宋人

以為不得于晉猶可借晉以南向圖楚經營武關為南出之門户耳其後于晉無役不從雖與晉結讎以後文五年猶與楚爭鄀而滅之楚不遑與楚合秦之處心積慮蓋如此

文三年夏秦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秦晉之隙始此

案秦穆釋韓之憾而從晉于城濮嗣後盟于溫于翟泉無役不從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晉兵爭始此嗣後報復無已秦之伐晉八晉之伐秦七直至襄十四年十三國之伐然後止首尾歷七十年

家氏鉉翁曰

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彙纂曰胡傳謂敵加于已當告之天子方伯不宜遽興師與戰斯言可謂闔于事情矣當時周室衰微雖告于天子豈能止侵伐之

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晉伐秦一

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秦伐晉二

至此忽然背晉改圖雖因燭武之說實抉前日辭秦師獨下之憾以為異日滑師東出可藉鄭為援應耳是故東道主一語適中其心曲此時雖未有圖鄭之心而已萌圖晉之志矣

晉文死而秦伯襲鄭蓋乘晉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侯非直為鄭滑而已使稍不自覆秦將覩兵中原遂其欲霸之心幸而文公有子發兵扼而北之秦亦疲敝庶幾幹父承考而論者必責其忘親背惠是使晉襄

暴若謂告于方伯則方伯舍晉而誰也必待告焉而後應則敵已造其國都而宗社墟矣秦伐晉一

不為忘親事楚之齊孝則為東手就執之宋襄矣論者又以墨衰從戎為非禮然使晉襄身不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豈小小利害之比哉

彙纂曰胡傳比先軫于杞子其于當日

情理可謂頗矣秦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晉君臣豈得晏然而已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為子孫之謀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境而圖東諸侯是殽師之烈亞于城濮而顧重嘗之必欲晉襄牽已絕之好

文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晉伐秦二

李氏廉曰秦

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經不書

晉伐秦四

胡傳晉取少梁事不經見

夏秦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

秦伐晉三

案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為罪秦即彙纂亦主此說孫氏覺謂

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伐

穆晉襄五年之閒交兵者五止此

案左傳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主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逆于秦秦康公送之懲前呂郤之難乃多予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曰我

固未可據案晉敗秦于令狐秦未能報復伐秦取少梁晉之罪蔑重矣孫氏復謂晉自令狐之後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可見而秦不顧人命又起北徵之役故曰秦伐晉以狄之此蓋信經疑傳以少梁之事

其易世相讎交兵不已故不稱其人案纂亦云殽之役釁起自秦晉自方伯之職所不容已乃因是相讎連兵不已且結楚為援向輔晉以攘楚今且附楚以謀晉致楚日橫而中國受其敝皆秦為之殊不知殽

晉取羈馬晉趙盾禦之戰于河曲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秦伐晉四孫氏曰秦晉之讎復易世而秦康既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蘇氏轍曰秦晉皆稱人以

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冠也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案据此則殽戰之怨已終至此欲解仇結好忽然中變乘其不意棄玉帛之歡而構兵戈之慘宜日後之報復無已也殽之戰襄公

為不見于經也至程子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是非惟以報復為事故黜秦不書人蓋深許晉人之能悔過尤為不情之論夫晉改立嗣君宜遣使如秦深自引咎厚賂秦以止其入此自

之報復于文四年晉侯伐秦已是結案晉伐秦而秦不報至七年逆公子雍于秦且曰秦大而近尼以為援已是歡然一家忽然改圖以德為怨報復在常情自不能已且秦之前後伐晉多矣皆不舉號彭衙之

其亟戰罪之也彙纂曰殽之戰秦不哀晉喪而伐其同姓晉未報秦施而伐其師故彼此有辭此者秦屢興師何義乎故春秋前舉秦號此則秦晉俱稱人蓋以連兵搆怨秦晉皆在所貶而秦曲為甚

以國故不得不然此則出于趙盾強臣之私意置君如奕棋之不定以大國之約立儲之重視同兒戲出爾反爾起于一朝釁開自晉于秦無罪七十年之兵連禍結皆趙盾一人尸之也

晉伐秦三

情理宜爾遽起兵戎長驅逐北殺兩國之士卒驟兩國之和好此何義乎秦送公子雍謀出自晉非自秦也無端而喪師肆國在秦自不能默默而已而可曰彼能改過吾雖多殺士卒可姑忍以成其義乎縱其

役且云秦師何獨于此狄之乎此蓋經文偶脫一人字與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同為闕文黃氏仲炎以夏五闕月為此此不易之定論也詳闕文表趙氏木訥以晉靈稚子脩先君之怨有

也案諸儒皆以報復殺怨為亟戰余前既辨之矣此復以稱人立義夫春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豈以稱人稱號稱師為褒貶乎如城濮戰書楚人貶書楚師其褒貶之義安在乎

君能忍其士卒有何罪乎此背欲曲成狄秦舉號之說故為此論也

所不足責秦康果能一言自屈晉將忸怩而奉事秦乃責仇于孺子致報復無已故狄之其不狄晉以晉靈不足責也迂曲已甚是時權在趙盾於靈公何與靈公未立之先且欲逆公子雍于秦與秦脩好秦多

與之徒衛亦防晉有外虞忽然改圖晉亦自知理曲非脩怨也乃委曲以為秦之罪此欲曲成狄秦之說竟抹去晉送公于雍一段情事與殽戰一作一直看夫過信左氏固不可全撇却左氏更無欄柄秦山孫氏

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案秦晉自河

宣二年春二月秦師伐晉

左傳以報崇也遂圍焦

秦伐晉五

趙氏鵬飛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埸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無損

宣八年夏六月秦師白狄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伐秦五

李氏廉曰秦自侵崇起釁七年未已晉昏狄而結以

木訥趙氏病俱由此

宣十五年七月秦人伐晉

左傳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伐晉六

高氏閌曰此

成九年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秦伐晉七

高氏閌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

曲之戰兵爭已息七年令狐之怨又已結局了此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一重公棄致明年有圍焦之師晉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此又出于趙氏之意欲弒君而先謀奪兵權釁仍開自晉不在秦也

于秦而犯秦怒秦于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師曲在晉也

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于此

年秦伐晉蓋乘晉兵略狄土而窺其虛也

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伯矣

成十一年秦晉為成

經不書

左傳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成十三年夏五月晉侯帥八國之師伐秦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

襄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

秦伐晉八

案秦自背令狐之盟致晉帥八國來伐秦自知其屈而不敢報至

襄十二年冬秦人伐宋以報晉

經不書

左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高氏閌曰秦人與焉而削

襄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帥十二國之師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欒黶違命晉師乃還晉

案九年秦人與白狄伐晉晉不之報而更與秦為成晉侯先至則前侵崇之怨又已結局了至此秦伯不肯涉河歸而背晉成又起一重公案是釁開自秦不在晉也

五月丁亥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晉伐秦六

此已歷十七年茲復因晉悼三駕之績欲佐楚以爭鄭于理則不順于勢則不敵秦之罪大矣

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案是時秦一意結楚以仇晉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故為楚伐晉伐宋晉未釁開隙于秦而秦專佐楚猾夏是罪專在秦非晉之咎也

人謂之遷延之役

晉伐秦七

秦晉兵爭止此

案秦晉自僖三十三年殽之師至此首尾共歷六十九年中間凡四大衆殽戰一也為秦穆公襲鄭由在秦令狐二也為晉趙盾距公子雍曲

襄二十五年
夏五月秦晉為成
經不書
左傳是年五

襄二十六年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經不書
左傳秦伯之

在晉侯宗三也為趙穿設謀求成曲復在晉厤隧四也為秦桓公背令狐之盟曲復在秦

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夫唯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棄是年脩成即去年夏五月之成也以

後未知其集與不集至昭元年鍼出奔晉昭五年鍼復歸於秦秦晉之君亦莫往莫來而兵爭之事不復見于經矣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一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二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晉楚交兵表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餘偏師凡十餘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苦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無已也其用兵嘗以争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秦取北徵之必略其

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遼遠地非犬牙相轇其興師必連大衆乞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晉邲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鄢陵之勝鄭猶倔强至悼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罷楚逮向戌為弭兵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之罪也當晉楚盟宋時天下尚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强而楚弱

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必不敢萌先歃之志即楚人請之而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師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為軍惴惴懼楚之衷甲謀變以請先歃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為大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為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至楚虔驕横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遺齊盟而卑辭請楚會不敢發一矢相加遺趙武叔向豈非當日之

罪人也哉自弭兵之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為事歷楚之郟敖靈平三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囊瓦不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有而徒潛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業于是乎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戎蠻子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為晉亦可哀矣哉輯春秋晉楚交兵表第三十二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侯用先軫計合

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晉陽處父侵蔡與楚師遇于泜晉楚俱還

經不書

左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夾泜而軍陽子使謂子上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經不書

高氏閌曰江近楚前已服從于齊桓而楚自城濮之後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歿

冬十二月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諸侯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孫氏復曰先言伐楚而後言救江者惡

文九年春三月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齊秦以拒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趙氏鵬飛曰桓文之服楚一也晉文以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一戰而霸可謂一時之偉績矣故三國書師而晉獨稱侯蓋不如是無以顯其一

曰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于工欲涉大孫伯曰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此役晉楚俱

襄公不能討戮逆之惡故楚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晉伐楚一無勝負

不能救江也不郎師赴倒懸之急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豈救患之師乎故明年秋卒為楚所滅彙纂曰楚滅弦滅黃齊未嘗遺一旅之師至是圍江而晉人勤之既遣先僕于前又請王師

因公子堅公子虎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孫氏復曰楚復彊也李氏廉曰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諸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之時而趙盾不

時之功也
晉大勝一

不戰而歸無
勝負

于後命上卿能防禦杜漸動大衆聲罪使之得志于而致討非徒鄭復得志于以孤軍塞責陳明年而有已且傳稱門厥貉之次矣于方城遇息春秋重取之公于朱而還其志楚莊伯注謂于朱為事之權與歟楚伐江之師棄晉襄不能聞晉師起而正商臣弒逆江兵解故晉之罪扺楚之亦還是處父凶鋒致楚曰亦未嘗無功肆四年滅江矣三年秋書五年滅六滅圍四年秋書蓼至此年加滅蓋江近于兵于鄭而鄭

楚晉師還而服楚楯盾帥楚師復出遂五國之兵不致滅耳故晉及楚師不聞之罪在于不其討楚更謀能存江而伐服鄭繫城濮楚以救江則之遺烈明年未見其罪也而楚蔡遂有業先儒皆責厥貉之次宋晉之不能存公以先代之江愚謂江黃後逆之且聽國小而又近命道之田孟楚非晉之兵諸至宋鄭之力所能存也君為左右孟為江黃之計中國諸侯掃只宜如隨之地矣以後肆服屬于楚而行無忌十一

不列于諸侯故終春秋世幸存況隨猶為漢東大國而江黃更弱小乃欲立異從諸夏而與楚為難大國之師朝出則存夕入則亡其能恃以久遠乎其禍中于齊桓召陵之師合江黃以犄楚致摟楚之怒如白

年而滅麋十二年而滅宗巢十六年而滅庸無歲不并吞列國晉魯不敢發一矢以救逆之賊縱之使如虎狼白晝攫人至滅庸以後楚益强大地連秦隴窺周晉之後遂至問鼎觀兵周疆矣此豈特晉靈與

中烝不滅不休雖有百晉不能存也楚滅弦黃齊未嘗救而晉兩次遣將救之并請于天王得稍延旦夕之命其勝于齊桓遠矣論者乃以齊比桓之合江黃比之周武之用微盧彭濮而獨厚責晉愚不知其何說

趙盾之罪實由襄公不能制之于始以至潰決不可救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信哉此役晉不及楚師無勝負

也然則春秋之書伐楚救江者何居曰聖人之意責晉襄之不能伐楚以正商臣弒逆之罪而區區于救江卒之江亦不能救為合其大而圖其細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一例爾使當日率天下之諸侯合師壓境

宣元年秋宋

宣二年夏晉

宣九年冬楚

宣十年冬楚

誅商臣之為亂臣賊子者而更立賢君楚方聽命之不暇何暇圖江此所謂正其本而末自正也然亦只可救患于一時必欲保江之長存雖湯武不能也

晉伐楚二無勝負

宣十二年夏

公陳侯衛侯
曹伯會晉師
于棐林伐鄭
左傳楚子侵
陳遂侵宋晉
趙盾帥師救
陳宋遂會四
國于棐林以
伐鄭楚蔿賈
救鄭遇于北
林囚晉解揚
晉人乃還
楚小勝一

人宋人衛人
陳人侵鄭
左傳趙盾自
陰地及諸侯
之師侵鄭以
報大棘之役
楚鬬椒救鄭
曰能欲諸侯
而惡其難乎
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
曰彼宗競于
楚殆將斃矣
姑益其疾乃

子伐鄭晉郤
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伐
鄭晉郤缺救
鄭鄭伯敗楚
師于柳棼
陸氏九淵曰
伐陳救鄭晉
之諸臣猶未
忘文公之伯
業春秋蓋善
之
鄭助晉敗楚
一

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
鄭晉士會救
鄭逐楚師于
潁北諸侯之
師戍鄭
家氏鉉翁曰
士會用偏師
無益于救鄭
是歲鄭即楚
故畧而不書
耳
晉小勝一

六月乙卯晉
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左傳春楚子
圍鄭三月克
之夏六月晉
荀林父救鄭
先縠違命乙
卯戰于邲晉
師敗績宵濟
終夜有聲

去之素趙盾實畏楚特為大言以自寛且欺衆耳此時盾外與秦為仇内謀弑靈公植黨樹權之不暇何暇求諸侯為宋侵鄭特為具文以塞責謀國如此何以當楚莊方興之敵哉

晉避楚一

呂氏大圭曰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猶未純乎從楚故徼事于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横行莫制矣

趙氏鵬飛曰自春被圍六月而後救何

成二年冬十一月丙申楚

成三年正月公會諸侯伐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

成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

急于救鄭雖鄭地而鄭圍已解已服楚矣縱敗楚師于鄭亦不能復得鄭況復為楚敗益楚之勢而固鄭之叛果何益哉

楚大勝一

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伐齊戰于鞌楚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君弱師衆而後可

鄭

左傳討邲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案邲之役已十年楚莊已死而鄭猶堅從楚以敗晉則楚之凶威亦赫矣使微鞌之勝齊秦

鄭

左傳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伯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而使請成于晉十二月同盟于蟲牢是年秋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師伐鄭公會

諸侯救鄭

左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鄭助晉敗楚二

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晉小勝二

王卒盡行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丙申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楚師及宋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晉避楚二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更與楚合晉非特失伯而已

鄭助楚敗晉一

成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晉師遂侵蔡楚人救蔡禦諸桑隧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欲戰晉師亦還此役晉楚俱不戰而歸無勝負

成十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及諸侯伐

冬公會單子及諸侯伐鄭左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冬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盟于赤棘

家氏鉉翁曰晉楚為成關繫不細春秋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鄭助晉侵楚三

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春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與楚子盟于武城晉侯伐鄭楚子救鄭六月遇于鄢陵楚師敗績射共王中目楚師宵

鄭

左傳鄭太子髡頑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楚子重救鄭諸侯還

晉避楚二

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晉避楚四

李氏廉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屬公無服人之德也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王命伐鄭鄭卒不服似無可書

畧而不書何也晉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彊大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其後無向戍復持弭兵之說為盟而長楚使列國諸侯僕僕楚庭其端實兆于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

遇晉入楚軍三日穀晉大勝二汪氏克寬曰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之役鄭佐楚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依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

春秋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為援睥睨列國不有晉屬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當何如者雖伐猶何楚不服不于縱彼肆愈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其與晉可知

也

晉楚為成一

襄二年公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城虎牢鄭人乃成　趙氏鵬飛曰城虎牢天下俱豪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蓋鄭入楚則

襄九年冬公會諸侯伐鄭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

襄十年秋公會諸侯伐鄭冬戍鄭虎牢

左傳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

襄十一年夏公會諸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門于東門晉荀罃至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觀兵于南

矣

襄十一年秋公會諸侯伐鄭會于蕭魚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鄭人使告絕于楚　呂氏大圭曰

楚兵將橫行宋衛之郊天下諸侯為之不寧既城虎牢則虎牢非鄭有兵出則直指鄭郊非特扼鄭之吭而且藉鄭以屏楚是誠有功于天下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歟

汪氏克寬曰齊桓說申侯而與之虎牢

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

汪氏克寬曰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疲于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狼之鋒又有以推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為盛

南至于陽陵與楚師夾潁而軍鄭人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

嚴氏啓隆曰諸侯伐鄭而鄭不下于是乎頓兵虎牢

門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此三駕之二

悼公再伯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莫如蕭魚以制楚方強于囊為政而凜然有悍晉之心雖或時出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北方者豈無故哉

趙氏鵬飛曰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

未嘗以為北方之輕重迫悼公之興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呑噬靡遺陳蔡許亦服役于楚而鄭以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扼虎牢之險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北方之境故虎牢之城不

晉不戰一

為久駐計是時晉之計主于援鄭而使自服故進無偪之之兵亦主于肆楚而使自疲故遇亦無勝之之意

梁寨曰既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續實本于此胡傳謂虎

得鄭以為外禦然後諸侯得以安枕然鄭君臣本心有歸晉之叛其服楚而偪者以楚偪之不置且悼公屢出而屢援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而鄭亦決意事晉其後二

繫于鄭也索此爭地勢而不爭野戰此悼公最得要領處功高桓文遠矣故聖人許以安天下之功而虎牢不繫於鄭也

牢繫鄭為罪諸侯非也此三駕之一晉避楚五

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隻牲不插而鄭不叛悼之功豈不比于桓文耶此三駕之三案自此至襄二十六年悼公已卒楚凡三伐鄭而卒不得志以蕭魚之烈尚在也其明年而

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昭元年春正月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昭十一年季孫意如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

定四年三月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

凡十八國

左傳謀伐楚

趙武聽向戌弭兵之說天下諸侯偕朝楚楚日肆而晉魯不敢發兵以問晉楚之交兵息而伯業終矣

凡十國外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私屬共十四國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告于諸侯皆為會于宋楚令尹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晉人許之

晉楚為成二

案自成十二年華元為晉楚之成未三

凡十一國

左傳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晉人許之

晉楚為成三

案自宋盟以後自是五年矣楚康雖未甚猖獗而虔新弒立亾餒久聞晉之君臣魯不警備方且治杞田歸宋財日為

凡八國

左傳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案晉楚以弭兵為名今楚用兵圍蔡晉顧為不興師責楚背盟而顧卑辭請之何也曰以晉前日不討蔡般弒父之罪而楚得以討罪為名也晉曷為不討蔡

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楚未可以得志乃辭蔡侯晉楚交兵止此

案齊桓召陵之師會者八國晉文城濮之師凡四大國而屬公鄢陵之戰乞師魯衛魯衛未至而獨勝楚今乃合十八

年而楚即背之賴明年屬公即赫然發憤勝之鄢陵射其君中目中國之威得以復振則楚不可信兵不可去已有明驗矣今平公席悼餘烈向戌老奸復為此舉曷不鑒于前事以却之即不能却亦當約束與

不急之務至是復會于虢與豺狼作緣凡楚所請許于前日者今日不得不許此明入楚之彀中而不悟也

罪曰以蔡近楚在楚之守下晉一興師則嫌于背盟姑息隱忍以全弭兵之說也噫向戌以弭兵為因晉得以苟安弛備縱豺狼于市上日攫人而食之而已自因于枝枯熟視而不能一援手晉之為晉亦愚矣

國之諸侯凡陳蔡鄭許頓胡之舊屬楚者悉轉而從晉又臨以王人此時可以滅楚而有餘乃荀寅以求貨弗得卒辭蔡侯以入郢之大功讓之強吳天下寢動此時晉楚俱弱而吳興矣語稱鷸蚌相爭漁翁得

國之諸侯嚴兵以待請矣相見不許請先晉不許可則盟不可則退治兵如故天下諸侯與晉者衆楚必不敢動奈何以藩為軍中楚人之計休于東甲之先彝俯首帖耳惟命是聽此如源城深原之盟適為吐

利今鷸蚌相讓而漁翁亦得利豈不可怪耶

蓄所劫耳趙武叔向好為大言公然責國斐虔得藉此為媒縱肆無忌斐曰滅國不為敗盟晉一出師即為爽信坐視諸佚之魚肉以冀無失前好此非特為成之誤為成而弛備誤之也議者惑于范文子之言

謂晉屬以勝而致亡此乃左氏以成敗論人從屬公被弑之後假托文子此言耳屬公之傷不緣戰勝若謂釋楚為外懼則頃定之時諸侯皆叛矣其能得逞者有幾吾見其媮惰苟安以至于盡耳此皆儒者迂

闕之論也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吴楚交兵表

闗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不虞楚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吴卒入郢吴破楚勝齊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吴此如猛獸之畏鼷鼠巨木之畏蝎蟲獨是吴自分封

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壽夢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侯徵平邱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儆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黄池則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蔿蔦

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取楚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贏糧越險深入內地蓋用蔡人為嚮道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

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為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在楚數十年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轤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州來也凡七十年三用大衆而後奄有其地盖亦欲去江路而阻淮為固扼楚咽喉為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撫柔之後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

泝直走漢濵葢逆料楚瓦不仁勢必離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為歸路計故楚司馬戌議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行而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闔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為長技

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孫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

輯春秋吳楚交兵表第三十三

經	傳
宣八年夏六月楚人滅舒蓼	左傳楚伐舒蓼滅之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成七年春吳伐郯	許氏翰曰吳伺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伐郯之役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
成七年秋吳入州來	左傳申公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
成十七年冬十二月吳人圍巢	左傳舒庸人以楚之敗于鄢陵也道吳人圍巢伐駕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

案是時吳雖俱聽命于楚楚之所以橫行不可制也用吳制楚所謂使蠻夷內自相攻而吾乃可以乘其間此趙充國制馭羌先零之至計又案楚莊欲爭伯中國首先滅庸庸滅而楚西北之患息矣次盟

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
項氏安世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吳時入郢之禍已兆于此
黃氏仲炎曰吳郯相去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

車救之戰陳救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高氏閌曰吳楚爭疆始見于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强而吳敢與之抗也

圍釐虺

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于重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吳楚爭疆之始
高氏閌曰楚始志伐吳會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

吳越吳越就盟而兼東南之隙彌矣根本既固然後與强晉爭鋒此孫权教之謀也

嚴氏啓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州來吳楚之扼吭也棄東萊呂氏曰晉通吳誠足以病楚而紓晉之憂然楚病而晉亦病借助于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此蓋

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棄吳楚共長江之險而吳居楚下流仰攻不能勝楚故吳之用兵常從淮右北道鵲兹為今太平府之蕪湖縣此楚從水道勝吳也而吳之報楚則取駕駕在今無為州境

有鑒于宋金之事然晉之通吳未嘗受吳之病也襄十四年向之會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嗣後未嘗與吳盟會亦未嘗為吳興師何病之有晉之失伯乃晉自不競宋之盟使諸侯交相見召陵之役為

此從陸道前此巫臣未通吳以前吳不請乘車之法不能陸戰故入春秋以來踰百年常役屬于楚至此乃得射御長技與楚角逐于中原平地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不得不堵截淮路以塞吳北來之衝至州

襄十三年秋

襄十四年秋

襄二十四年

蔡伐楚而卒辭蔡侯以致吳得收破楚之功而横行中國耳使微前日之通吳晉亦不能伯必以通吳為晉咎反任楚之横行而莫制吳更役屬于楚助其凶燄乃為得計哉

襄二十五年

冬十有二月

來失而入郢之禍兆矣此吳楚用兵之大畧也楚克吳一吳亦克楚一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吳侵楚

經不書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大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

吳勝楚一

夏楚子伐吳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楚無功一

案楚以舟師伐吳水道宜取勝自以不為軍政而無功

高氏閌曰自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子請受盟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及離城于彊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楚勝吳三

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棠是年為晉悼之十四年鄭巳服楚巳不能與晉爭而晉之用吳亦止此誰謂通吳足為晉

棠棠為江南江寧府之六合縣此楚從水道伐吳也故吳畏之而不出而楚自以不做致敗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脩先君之怨于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于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令

鄭不爭又十年而一再伐吳急吳而緩中國也觀此而悼公之通吳其有功于中國大矣而王氏貫道乃謂晉扶中國之諸侯以制楚不患其功之不足以悼公之會吳為無遠慮又謂晉伯世用吏是文襄之

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從之乃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大敗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滅之

楚勝吳二

棠杜註離城即舒鳩城也

棠巢即今廬州府之巢縣此亦陸道而吳子以輕身致敗

患哉楚勝吳一又宲庸浦在今江南無為州北陸道也而吳自以伐喪不戒致敗

伐而未得志故二十四年復親伐之其讎吳深矣

衍齊桓不爾噫是將以齊桓之合江黃為得計耶徒使江黃見滅而楚日熾台陵之後楚滅弦圍許縱郹無忌執若文公之用秦悼公之用吳城濮蕭魚而後猶得一二十年之安枕也是儒者之好為大言耳

今在江南廬州府舒城縣境此亦陸道而楚將帥以善謀取勝

襄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

經不書左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楚避吳一

康王之世交兵凡五

案雩婁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左傳楚子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滅賴

吳避楚一

案朱方為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北從

冬吳伐楚

經不書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楚避吳二

案棘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櫟在

昭五年冬楚子以諸侯伐吳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疆帥師從

昭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吳勝楚三

案乾谿在今江南鳳陽府

此陸道吳所嚴備故楚不能取勝

大江直下水道也楚居上流吳所最畏故不出兵交戰而楚得以殺慶封而乘勢滅賴

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里麻在今江南徐州府碭山縣皆楚東鄙邑比吳從陸路出淮右北道也楚失其長江之險矣故亦不能交戰而築三城于淮北以距之鍾離在鳳陽府鳳陽縣巢為今之廬州府

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遂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吳勝楚二

棄夏汭在今湖廣武昌府江夏縣鵲岸在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大江中南懷

亳州東南房鍾今壽州蒙城縣界此從淮右陸路故吳勝而楚敗

昭十二年冬	
昭十三年冬	
昭十七年冬	巢縣州來今壽州俱屬江南境橐皋汭乃漢水曲入江處即今之漢口也在湖廣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正當大別山下杜云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昭十九年楚	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此從湖廣大江順流直下至江南陳友諒乘虛擣太平之策也楚宜勝吳而吳以設備故為吳敗 是年越始見經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昭二十三年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十三年夏四月楚子弒于乾谿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子姑待之

楚避吳三此平王初年欲卹民以待時也使終守其說何至一動亡二國之帥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

楚人城州來

經不書

左傳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公子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

吳勝楚四靈
王之世交兵
凡五
棠此從淮右
北道而楚有
窺械之禍啟
吳勝而楚敗

家氏鉉翁曰州來是吳楚中間要害處成七年吳入當撫而有之又五十載復以兵入而殘毀之十九年傳楚城州來可見此時吳尚不能有

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勝楚四
棠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

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採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因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勝楚五
棠雞父楚地

年	事	傳	注
冬楚人城郢	經不書	左傳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	
昭二十四年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	
昭二十七年	夏吳伐楚	經不書 左傳吳子使	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桐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吳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昭三十一年	秋吳侵楚	經不書 左傳吳人侵	
定二年秋楚	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	在江南壽州西南六十里自是之後州來始為吳有楚之藩籬撤而入郢之禍兆矣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杜註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吳勝楚六平王之世交兵八四

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與吳師遇于窮吳師不能退公子光使鱄設諸弒王楚師聞吳亂而還楚避吳四棠潛為楚邑在今廬州府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即潛山縣也窮水

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吳避楚二所謂亟肄以疲之也棠夷在今亳州潛在今壽州皆楚邑

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吳勝楚七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定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案楚從北道出師故吳勝楚所築三城俱為吳有今廬鳳二府之地得以憑高而瞰郢城矣

定五年冬十月楚子復入于郢

經不書

左傳申包胥

在今鳳陽府霍邱縣西楚亦從北道出師

定六年夏四月楚遷郢于鄀

經不書

左傳四月已

哀六年春吳伐陳

左傳吳伐陳楚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

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

舉楚師敗績

庚辰吳入郢

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庚午陳于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從楚師及清發半濟而擊楚

以秦師至大敗夫槩王于沂秦師又敗吳師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

楚敗吳五賴秦得復國

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楚國大惕懼亡于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

楚之舊郢在今湖廣武昌府江夏縣鄀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是由南而北遷

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吳楚無勝負昭王之世交兵凡七

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吳避楚三

又敗之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遂奔隨

吳勝楚八楚幾亡

以避吳也亦仍其名曰郢楚避吳五

哀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閌曰楚畏吳之彊無

哀十五年夏楚人伐吳

續經不書

左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

相反蓋孔誤也余桊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
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
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
吳當淮汭即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即今之漢口淮
汭即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
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太行第欲蹂
踐其内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
故其戰常且鬬且却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

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戌議毁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為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為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常為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為已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淆澠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鋭卒據險設伏以為歸師接應之計

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爲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躡之縱令過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

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衂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為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為楚之

失算而不知即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辛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汭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為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闘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據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耻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為之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弟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葢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為屬國者職是

故也建中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廼更于淮右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擾于廬壽淮潁之閒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今江南壽州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從陸從淮汭即州來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陳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危

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且勝且却收軍至柏舉（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是時蔡以小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楚復國即滅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為之援故也則當日吳楚之赴告自必以蔡為兵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之而豈有意于襃之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里則不得當日之事

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覆楚而晉為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鮮虞則又比事觀之而罪自見矣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四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吴越交兵表

世嘗恨吴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沼吴余以為不然吴之亡以驕淫黷武耽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微越吴亦必亡若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脩其政越雖切齒思報亦且懾

伏而不敢動動即滅國矣雖百越能為吳患哉且吳之會晉黄池聞有越師遑遽而奔歸也太子戰死國之不亡者如髮而越未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勾踐會稽之志則吳之封疆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將見越能復吳而吳亦能復越瀦越之國數勾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慶忌驟諫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

曰天命豈非人事吳嘗破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返國越一入吳而泰伯之後遂以不祀此又非特夫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奔隨而子西為王輿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為王以與吳其大臣多捐軀盡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而夫槩尚在以其精于用兵得吳旁郡邑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復然而吳自闔閭以來世疎忌骨肉王僚之弒掩餘燭庸逃竄無

所夫概有破楚大功而卒奔楚為堂谿氏盡斬其枝葉而欲以孤幹特立于二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越摧之如拉朽豈不哀哉為著其始終得失之故明鑒戒焉

輯春秋吳越交兵表第三十四

年	事	傳
昭五年冬楚子越人伐吳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
昭二十四年	越從楚伐吳	經不書見吳滅巢傳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
昭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	左傳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定五年夏於	越入吳	左傳吳在楚也寀吳以定四年入郢而越
定十四年五	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左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

會楚子于瑣李氏廉曰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驪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高氏閌曰前此越與楚于伐吳故始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為下

即乘虛入吳是年申包胥以秦師至有秦以犄吳之前而復有越以議吳之後吳欲不歸得乎

之陳于檇李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云云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哀元年春正月吳敗越于夫椒

經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

三月越及吳平

經不書 左傳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

哀十一年夏五月越子朝于吳

經不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王聞之

哀十三年夏六月於越入吳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乙酉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哀十七年春三月越子伐吳

左傳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人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為治乎

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冬十有二月吳及越平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左傳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使楚隆通問于吳王吳

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左傳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

王與之一簞君乃緼珠使問趙孟